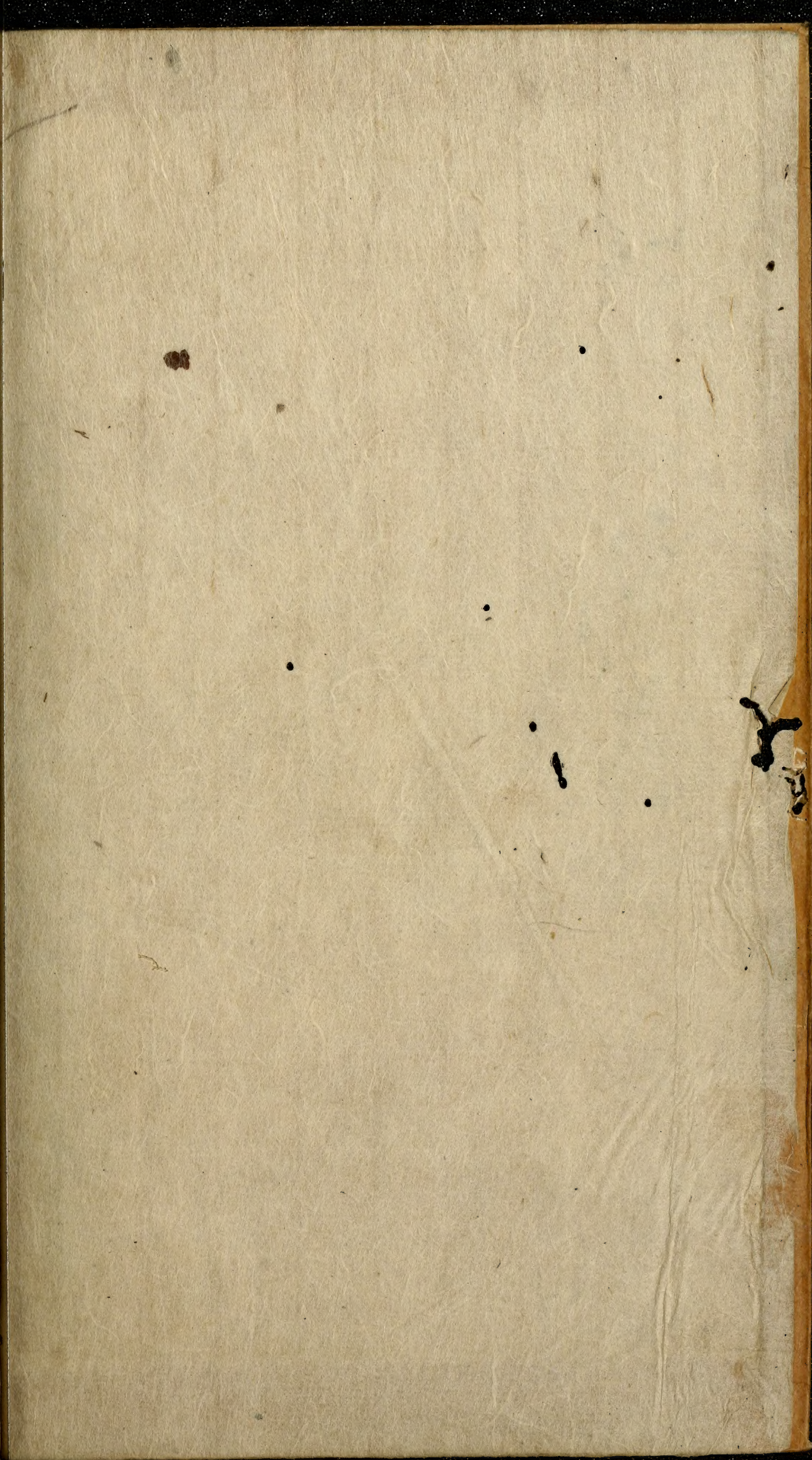
欽欽新書

五

共十



欽欽新書目次

首從之別八 兩人共毆一觸一踢 海南金貴千 實因被觸

首從之別九 兩人同犯一奸一助 晋州金順千 實因被刺

首從之別十 父子同犯子救母難 信川崔辰岳 實因被踢

首從之別十一 母子同犯母鉀子踢 文化裵弘績 實因被踢

首從之別十二 叔侄同犯一死一釋 楊州金守賛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十三 叔侄共犯一宥一囚 湖西李景基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十四 兄弟同犯一囚一放 安岳金大紅 實因被踢

首從之別十五 兄弟共犯兄宥弟恍 康津鄭昌務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十六 兄弟同犯互相推諉 大丘徐膺福 實因被蹴

第十五卷 祥刑追議三

首從之別十七 爭山伐葬一呼衆應 義城丁奉益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十八 爭山禁葬交毆亂攻 晋州林處甲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十九 淫妹觸忿糾衆殺姦 海州趙命淂 實因被打

首從之別二十 獄卒主使以囚殺伴 海州崔應才 實因被觸

首從之別廿一 奴主同犯先毆後箠 仁川成三時 實因被踢

自他之分一 死以刺刃詐云自刺 金川鄭先伊 實因被刺

自他之分二 死以刺刃詐云自刺 龍岡宋壽殺 實因被刺

自他之分三 死以自縊刧在誣告 谷山張斗必 實因自縊

自他之分四 死以自縊忿在被歐 海州李從奉 實因自縊

自他之分五 既毆以斃假縊以掩 全州梁時實 實因被打

自他之分六 既毆而覺假縊以埋 海南鄭卜男 實因被打

自他之分七 斜差毆勒詐云自縊 通津張志興 實因被勒

自他之分八 當寒細縛疑於氣窒 洪川李[illegible]賓 實因被縛

欽欽新書卷之十三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一

粤惟我

正宗大王臨御二十五年欽恤之仁度越百王眼念精深生死無冤史臣聚前後御判爲祥刑考一百卷舊在館閣曾已較閱流落以來不復覩記近有人就祥刑考中選公案數百以示其中亦有不載御判者御判依回啓施行則或不載山中繙閱潛然感舊因念按獄之人或遭疑獄宜執此案引援如聖經遂復彙分或附妄論爲祥刑追

議以俟來者

首從之別一(毆人既先召人共毆根由貸粟賓因被打)

廣州民扈聖龍等殺鄭福實本道啓白(京畿觀察使錄啓)此

獄之一獄兩因一則正犯一則干犯而干犯正犯之別

最宜審慎謹就本案反覆考證則扈聖龍之為正犯全

幼漢之為干犯明有可驗(是自如手)傷處則右眉角上之骨

破血凝額顱臍肚之血凝堅硬俱係當下致命之傷(是自遣)

左脊左脇之間肉爛作孔無非要害速死之處則其

受毆即死更無可疑(是自手矣)但犯手下手之先後輕重當

先辨別而兩漢之互相推諉各自圖免者俱不可取信

最是裹再龍之前後供辭為第一公證蓋其初檢時初招則曰置祆人還去時矣身（矣身自稱也）罪人跟後往見則路上有人僵仆即同里人福實死已久矣置祆人猶為死僧之杖（是如自遣）為更招宗曰追從往見則福實前已被打死倒而聖龍更與幼漢同力毆打（是如自手）令此幼漢即裹再龍所稱置祆人（是白乎所）兩招立證十分明的聖龍之為先毆幼漢之為後犯據此可知（是白去乙）噫彼聖龍乃敢一向推諉百計掩諱或謂之兩手被執莫可犯手（是如為旀）或謂之初無犯手獨不被縛（是如）言言杜撰節節窘遁（分叱）（不喻）雖以祖苍事言之（方言稱不者謂之祖）春平月峽峽之跡已自

難掩及其乘醉亂打流血被面則自料其罪關殺傷乃生別般奸計呼来在嶺之幼漢假托相救暗畱分罪究厥心腸寧不萬萬校惡乎渠兩手犯自蘖於金水長家一場酬酢則聖龍之斷以元犯獄體當然雖以造謀加功之律比論是良置聖龍當屬正犯幼漢自歸隨從況且首先犯手致令僵仆則其罪不但止於造謀是白乎旀幼漢段雖曰隨從同力毆踢渠亦自服當以次律勘當是白乎矣其在慎獄體重人命之道有不敢擅便是白齊

判付曰一獄兩犯當分首從若首若從當看傷處庵哥則以石撞着兩眉角至於骨破是如爲旀金哥則以杖毆打兩脅

背至於肉爛（是如為是置）夫所謂骨破也肉爛也俱係要害即
死之界則不可但以傷處之緊歇硬定元犯惟令決折之
方無出手勢之先後及首謀之誰某也再龍即致死人之
族屬似無甚懸而必以扈哥為先打日金郎被告人之族
屬豈有愛憎而亦以扈哥為初犯則扈哥雖欲抵賴豈可
淂手逃避縛去之際莫掩泥戲之鬪歸說打來之事有若
春雄之鳴此獄元犯非扈哥而誰也況此扈哥以洪樂純
家客與金哥同惡相濟怙勢作拏無所不有（是如可）甚至白
晝大都之中公行殺越之變本罪（除良）即此一款情狀左
極痛駭然首從猶未快辨訊推亦至屢度一人致斃二人

償命論以獄體必無其理更令道伯别出意見親執嚴查

令首從論理狀聞後稟處

臣謹按以器杖則石頭猛於杖頭以部位則眉角重於

脊背以傷損則骨破深於肉爛以根因則稲苍之悪起

於庵以犯手則嶺上之来後於庵此獄首從非真有疑

特以好生之仁姑貸必死之命也

首從之别二敺者蓄悪從者助力根由好淫實因被打

義州民崔聖凋殺韓再起刑曹啓曰盖此崔聖凋獄

事查官決語既甚明白道臣䟦詞亦極端的聖凋雖以

呈單參會給藥運屍等事並移正犯於相赫而對質之

時奸狀反露雖以田畓含嫌之說欲破宗秀之立證而所謂田畓事在於康熙年間宗秀祖先之時到今逞憾不已晚乎奸妻火廟旣是切齒之怨則逢場毆打不猛而何傷處俱在要害詞證亦係分明設令相赫有所干犯兩人共犯當以下手重爲正犯罪人崔聖偶段待用刑連加嚴訊期於得情爲白乎旀崔相赫段呈單而起鬧者相赫也執之而助勢者相赫也有不可以尋常隨從論亦待用刑嚴訊照勘爲白乎旀崔益大段敢將不成之說驚動宸聽又以難明之事指斥嫡母犯欺天之罪昧諱親之義論其罪狀不可以爲父訟寃年纔成童有所由

怒自本道另加懲礪爲白乎旀趙明佑段再起焚廟之事因

嬿倡言轉、層激至於殺越之變者極涉痛該亦依道

臣狀請科治之意一體分付何如

判付曰崔聖倜獄事段邑報道啓殊極纖悉聖倜之爲山

獄元犯更無可疑業因本曹覆奏已經判付而適當審理

之日取見前後文案則其言愈出愈奇其計欲巧反拙雖

以上言中一條言之其曰設或被打相赫可爲正犯者即

此一句便是斷案或者疑之、辭也渠不敢直歸相赫於

手犯之科而及本道行查之時又敢一辭推諉者誠極無

狀分叱不喩渠以戰亡遺裔異於卑賤之類而父死未葬懲患

相赫始馬里許（謂呈單於里中）宗會繼以拳毆足踢種〻情節皆

非褻麻之人所忍為至於崔益大託以鳴其父之寃乃敢

彰其母之惡筆之於書畧無忌憚傷倫敗義更無餘地童

子何知皆渠指使本事之外又添重罪此不可以尋常論

聖倜身乙另飭同推期於輸情

臣謹按崔益大聖倜之妾子也聖倜之妻曾與韓再起

通奸以此結怨而益大乃以妾子證嫡母奸淫之行傷

倫敗義莫此為甚此聖諭之所以嚴也

首從之別三（兩人共毆護強指弱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平壤民韓世明等殺吳德龍檢案關

判付曰初檢官以韓世明康從之兩錄元犯已是失格既行覆檢道臣不定推官只令初檢官嚴訊證人及屍親又是失格無論營邑其所以不拘常格者可見兩犯之間眞適所決是手如人命至重獄體甚嚴初不起疑則已既已起疑必須反覆窮詰到底鉤覈然後方決償命之案而所謂嚴訊者不過金允京及韓召史之二次刑推而已其招與初覆檢招小無所異則道臣忽捨康從之硬定韓世明爲元犯誠所未曉韓世明乃他邑移接之孤貧者康從之乃本土世居之饒富者康中興康中三其兄弟也金九明金允京其鄰里也主客貧富之不同彼此扶抑之判異勢所

固然是遣最初起鬧者乃康從之也韓世明之追到也康中興康中三旣與之相鬪吳德龍金允京輩亦效纓冠之義惟彼從之同居一里之內敢稱不見者語不近似理所必無康中興初檢之招忽云未第從之以各居之故未及來到是如不問而自吐可見其掩諱不得綻露無餘是遣殺獄取招莫緊於看證元犯決折係其一言凡爲看證者雖極愚蠢莫不遑就其辭糢糊爲說不欲顯言作隻是去乙金允京段自初至終挺身立證直驅死地不遺餘力每謂韓世明殺之設心用意居然可見不分叱喩金九明官村無事之說韓召史三日叢狀之擧吳丰成來鬧時韓召史之默然無答

究其情節種々可疑是遣里正朴訥應手本以為往問致

死之由則韓召史答云不知被打於誰某而一夜之間遽

變前說單擧韓世明發狀者其間委折不問可知是如乎論

以獄體既如彼參以獄情又如此年前楊召史上言中數

條誣罔不過為愚迷所致而從之終至脫空世明斷以正

犯七年同推有足干和其在欽恤之道不可以年久而抛

置是如乎世明乙良姑為傳刑康從之韓召史金允京等段

依前還囚嚴刑得情

臣謹按御判歷擧疑端聖鑑明見萬里雖皐陶掌

理神堯服念蔑以加矣鄉村愚氓入為着證莫不遷就

其辭模糊為說不欲顯然作隻而金允京挺身立證直驅死地為挾私凌翁之案者左神明若日月照臨臣不勝欽歎之至

首從之別四。丙以并毆護強指翁根由督債實因折項

洪川民貝時奉等殺朴以同初檢跋詞曰朴以同屍體親自按摩仰面段七竅出血項頸搖搖執其鬚而搖之若無着絡腎囊左邊鮮紅色一處長七分廣四分柔軟合面段項頸浮高執其鬚而搖之若無着絡脊背之皮肉腐落一處圓圍三尺一寸本云圓長圍濶七分青黃色柔軟是手所項頸搖搖之外別無要害致命之傷是遺令

觀諸囚之招以同之死不過頃刻之間若無要害之傷豈有是理看證人五男奉才之招曰朴善生執以同之頭髮踢其耳下兩次揮踢仍爲致死是如爲臥乎所氣絶仆地之人無數捽曳項頸折傷理所固然實因段以折項致死開錄是在果朴善生具時奉必犯之目不出兩人而互相推諉終不承款是乎乃看證兩人中朴奉才段係是具時奉之姪婿其言雖公有難取信金五男段係是朴二奉之妻兄本文云妻娚使同屍親宜無枉指是如乎五男招內具時奉打腮踢臂之時以同不死是如可朴善生踢耳曳髮之後即地殞命則朴善生處被殺明若觀火是遣善

生與時奉五男面質之時雖以死中求生之心赤面相對終不忍指目時奉半吐半吞百般變幻此莫非心動自㤼之致是乎旀貝時奉段二次打腮一次踢臂渠既自服而腮與臂皆非要害之處則決無以此致命之理而干犯之律在所難免○評曰大元跋詞之體是論也非記也仰面合面其諸般傷處既載於屍帳目錄又何以再記一遍乎屍帳者題也跋詞者論也歷舉諸傷論其輕重論其緊歇論其主客論其法理可也既記一遍再記一遍非跋詞之體而俗吏之為跋詞者皆犯此病誠可歎也且此實因既定為折項則取招立證宜於折項一

節湊其精神即執其頭髮進退捽曳乃是折項之根因
今此跋詞先言兩次揮踢仍為致死繼之以論曰氣絕
仆地之人無數捽曳以致折項由前則折項似由於揮
踢由後則折項似由於捽曳含糊鶻突無以歸一且云
氣絕仆地之人無數捽曳則朴善生捽曳之前以同已
氣絕而仆地矣既已氣絕而仆地則善生之捽曳不過
為死僧之笞杖烏足為正犯乎由是觀之朴善生犯手
之前以同已為具時奉所毆踢矣毆踢不猛何以氣絕
此箇情理都無所論又何故也以覆檢狀觀之時奉主
也善生客也時奉盤擴者也善生觭踦者也時奉受辱

者也善生傍觀者也時奉先打者也善生後犯者也又其事根本由於討出炭苞責立婦女與此箇事情一無所論但云善生折項不亦踈乎設使折項真出善生之手如此論斷善生其不休矣　又按無冤錄屍帳目錄仰面合面名色各殊仰面但有頷顙合面但有項頸欲論項頸則論之於合面而已先於仰面經論項頸之傷可乎若其前後之骨皆折則宜言頷顙之折骨何得名之曰項頸乎名不可不正也　又按具時奉之所犯腮也臂也觀乎屍帳則腎囊有傷處脊背有傷處而腮與臂皆空矣然則項頸之傷腎囊之傷脊背之傷都係朴善

生之所為而具時奉者一毫半點曉然無所犯矣天下
其有是乎曰腮曰臂者本既先犯不可全諱故聊選其
無傷之部署自椪撰而已若然朴善生捽良之前以同
之氣絕外地又何故也腮打而無痕臂踢而無痕〻之
不成氣已先絕豈不慘哉　若夫面質之時半吐半吞
終不忍指目時奉者此又宜察之情也夫以炭芭之故
辱及主人之妻由是蘗憤同聲禦侮則其主客之情重
可知以若情分同入死地豈忍驅之於正犯乎我本無
當其地噘濶彼真有犯厥命危急但鳴我冤胡證彼殺
半吐半吞不忍指目此善生之情也獄官之所容察宜

在於此云胡不悟惜哉　雖以金五男言之妹夫則已死矣時奉則可顧矣鄰里同居黨與頗盛我獨立證驅於死地將無怨乎主客之刑於斯可見胡不悟矣

覆檢跋詞曰朴以同屍體對衆檢驗則仰面右缺盆骨上邊浮高處柔軟氣嗓青黑色柔軟自頷頦至心坎或青或黃白色柔軟而間、皮脫處及唇囊左邊青色一處俱非致命之傷是乎矣合面項頸腐傷頭骨動搖故兩手執髮而搖之則此來彼去惟意所欲似是違骨折項者是遣看證諸招云朴以同以炭苞不給之故本文云炭石罵之曰出立汝妻時奉不勝憤慨打腮踢臂是如為弥時奉

之招亦然是遣朴善生段當兩漢相鬪之時主客之情
不可坐視起而挽止為是如旀金五男朴奉才之招曰兩人
相鬪時善生突出執髮蹋項為是如旀時奉善生使之面質
則互相推諉各自畜生是乎旀論以事理朴以同以炭巷
之故言辭不順至曰出立汝妻則時奉憤怒之中不辨
要害毆打揮曳不是異事是乎旀朴善生段置血氣所在
安知無從傍毆打乎諸招云時奉先犯善生後犯是乎所
既先起鬧又先打蹋則時奉難免正犯是遣朴善生段
真所謂鄰鬪之拔釼難免加功之律是在果實因段以折
項致死開錄為乎旀朴奉才段既為時奉之甥姪婿則不

可爲公證故不淂取招○評曰覆檢立意差勝於初檢

然氣嗓者喉管也食出入曰咽氣出入曰喉氣嗓之有青黑色檢官

何以見之屍帳目錄列書食氣嗓者或値刃刺之獄鋒

刃直斷嗓於此乎錄之除此以外無所用矣此獄按驗

稍上則頷頦之内骨也稍下則咽喉之外骨也食氣嗓

三字不當擧論設或擧論其色之或靑或黑非官之所

能見此已踈矣論其事情時奉主也善生客也時奉先

也善生後也正犯之捨乙求甲固所當然而獄體不然

正犯出於實因實因出於傷處傷處出於手犯手犯明

而後正犯定矣此不易之理也今此覆檢之案實因則

曰折項打項之所以然則曰善生執髮踢項正犯則曰時奉當為正犯天下其有是乎其論時奉之行兇則曰憤怒之中不辦要害毆打揮曳不啻異事不啻異事者億逆之論也古今天下有以不是異事四字成獄斷死者乎其論善生之干犯則曰血氣所在安知無從傍毆打乎安知無者億逆之論也古今天下有以安知無三字成獄斷死者乎今以不是異事斷之為正犯則正犯冤矣以安知無乎斷之為干犯則干犯冤矣兩犯皆冤則朴以同之項骨竟折於誰手乎雖欲以主客辨之而項骨為物主亦可折客亦可折雖欲以先後決之而項

骨為物先亦可折後亦可折斯豈是分其黑白而别其雌雄乎謂時奉打腮踢臀與初検同謂善生曳髮踢項與初検同獨於正犯則曰時奉為正犯善生為次犯不亦武乎由是覩之事理之平順反不若初検之無疑也初検則見理不明全信詞證覆検則見理差明不撲幽隱魯衛之情將無同矣惟朴奉才以姪婿之故不得為公證斯可曰差強人意

三検跋詞曰人之骨折生柔死硬是去今此項骨都無著絡俯之則顋抵於胷仰之則腦及於背左之右之隨手枕肩而外無血凝色亦不渝蓋此項骨狀如連珠内

雖違骨外無形見實因段以折項致死開錄爲乎旀觀於諸人之拈朴善生當爲正犯是乎矣縣監微見抑有不然者若無貝時奉之起鬧先敺安有朴善生之從後足踢乎以同之死雖由於善生之踢是良置善生之踢亦爲時奉之地則以此以彼宜有首從之別正犯則歸之於貝時奉是乎乃獄體至重難以臆斷◯評曰三跋之中詞理小覺然其斷正犯之詞曰以同之死雖由於善生之踢正犯則歸於時奉此又天下之武斷也覆檢官猶不敢爲此武斷故一則曰不是異事二則曰安知無乎模糊漫漶潛移正犯雖爲失體猶云畏法三檢則直以武斷

硬換正犯大明律不必守也無寃錄不必考也惟以意臆之曰彼為正犯嗟乎惜哉 總之此獄殺之者時奉也殺之者時奉則折其項者時奉也折其項者時奉則曳髮而踏其項者亦時奉也特以洪川縣者亂山絶峽之中也無吊之洞貍奴作虎婣婭族戚盤據一村二看證三切鄰無不為時奉左袒而朴善生以無依之客寓為不虞之離鴻助我者少雖言不立以至此耳初檢之吏素與時奉相熟壅蔽官聰變亂獄情故初檢官當疑而不疑覆檢官三檢官疑則疑之顧無蔑奸之術或模糊以移案或武斷以反獄雖其所見差明奈詞證不具

何哉若使明者當之但執金五男一人怵之以威諭之

以理未有不吐其真情者惜乎其不能也

本道啓曰時奉之打腮踢臀善生之踢耳捽曳雖有先

後之殊而以同之死既在呼吸之間誰緩誰急今所難

知是白乎矣大抵時奉主人也善生客也時奉憤立妻之辱

先為犯手善生以主客之情追後把持着證諸招亦皆

明白是白遣金五男即終始驅善生於正犯者也始於三

檢之招乃曰時奉終不捨以同之項頷是白遣且於獄中

教誘善生使以並打之意納招於官庭是白如可亦不得全

然隱諱推諉於三切隣者極涉可疑是白乎旀五男者以同

之妻兄也其妹金召史之招云五男之最初來傳也但
云以同被打於時奉方卧時奉之家矣身問其死生五
男答云雖曰被打豈易死乎終不言命在呼吸又不言
朴善生並力毆打翌日始聞面任發告而知之是如為白卧乎
所五男既目擊善生之踢耳摔臾以同之即刻氣絕何
不急傳於其妹是白乎喻人情所在决無是理其間亦似有
甚麽隱情是白遣而況五男又與時奉為連婚切親之間
而善生乃一時過去之人其所顧藉當在時奉不在善
生是白乎旀善生既與以同素昧平生本無恩怨以何心腸
為此不關之事毆人而至死乎此不過無知下賤專顧

主人之顔面聊且使氣而解紛也覆檢官三檢官以時奉為正犯以善生為干犯不無意見是白如乎于今四年不能分揀混置正犯一味加刑既涉疑晦亦欠綜核是白乎矣殺獄至重臣不敢輕議是白齊○評曰觀此啓本三檢之招金五男之隱情真面已和盤托出矣初檢之疏但知朴奉才之為姪婿不知金五男之為切姻抑何踈也金五男者間於齊楚笑啼不敢其心以為死者已矣生者宜顧而已故折項之人泥言被打既死之人諱云方卧終夜周施計謀既究猶不傳訃於其妹終使其妹得聞於風傳其間情節不問可知夫監司者按察之使臣也

職當差官會查及時究覈既得其情乃以上聞夫誰曰不可哉不此之為徒以含疑不決之論上煩 天聽不知其何故也

首從之別五 兩人共毆護旌指髮 根由使酒實因被踏

信川玉士坤等殺林潤已初檢跋詞云今此林潤已屍身傷處段鼻右一片之傷狀如瓜痕肩右一片之瘡狀如棗葉紫黯微硬是遣其餘仰面合面元無一點一痕是如乎惟彼兩片之傷皆非要害之處亦無重傷之痕因此致命決無是理看證之招皆云蹴踏肚腹而肚腹之間終無一點疑似之變動是遣乎李彬等三人之招皆

云被踏之前大醉飽被踏之時三次嘔吐是如為臥手所無
冤録曰凡酒食醉飽者𡚒踏内傷亦可致死其狀難明
其屍別無他故惟口鼻糞門有飲食并糞帶血流出又
曰其屍遍身微紅口眼俱開兼有血出兩手握肚腹脹
今此屍帳所列傷痕如無冤録所載醉飽被踏之形證
節節符合是手則林潤己之所以致命居可知矣受傷
三日竟至致斃實因段以被踏内傷致死懸録是手旅最
初被告者即金守淡也裴學之告於生前林守釆告於
死後而皆云被打於守淡是如可餓須之間忽云玉哥同
打及其屍親之納招也忽以士坤歸之正犯乃曰守淡

不為挽解故告之文曰守淡被告則載寧人自可綻露是如為手所語不合理顯有扶抑屍親如此看證何論李彬等三人酒店女一人同然一詞為守淡分疏是手矣被踏之初危急叢告者守淡之名也絕命之後哀冤來告者守淡之名也屍體移置歸罪餘人者守淡之家也其可以當場變幻之語僉謀符同之說脫守淡於無辜驅士坤於正犯乎正犯段以金守淡懸錄為手跡益林潤已父子叔侄金守淡張齊漢李彬李五京等皆是同坊切鄰之人也惟彼玉士坤獨一載寧人也士坤之終始稱冤者以為著主證人爛漫謀議脫彼多勢之守淡驅此他

邑之孤蹤是如為臥手所雖以公眼覷之實有扶抑之色是手矣
士坤於此不為無犯故玉士坤段以干犯懸錄為手跡屍
親看證人段屢次盤問終不直告嚴覈得情斷不可已
是手跡覆檢官以文化縣令請務舉行
覆檢跋詞曰大凡按獄之體實因宜觀傷痕所祟正犯
當以詞證為主今此林潤巳之致死太陽之紫黯皮損
乳間之紫黯微堅脅膛腋肷之暗暈皮損俱合於無寃
錄要害速死條而口鼻血流肛門糞出三吐酒飯兩手
微握肚腹脹滿與法文節節符合是手所凡酒食醉飽
踏內傷亦可致死其屍別無他故惟口鼻糞門有飲食

并糞帶血流出又檢式曰凡打著分寸稍大毒氣蓄積向裏可淂一兩日身死凡此三處傷痕有一於此皆可致命是乎矣按無冤錄曰凡傷處看發處皆可致命只指重要害一處致命身死又曰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作致命須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爲致命而今此諸痕皆由蹲踏屍親傳死者之言諸證納目見之供蹲踏致命灼然無疑實因段以被蹲踏致死懸錄爲乎旀被告人之形迹所著既多可疑屍親等之前後異招似有隱情而玉士坤之乘憤蹲踏是固下賤之例習金守淡之獨揔鄰誼専由妻黨之阿護是乎如目見被打而將死猶自袖

手而不救則逝者先擊之訖到死此斷屍親移禍之心

秉情敞〻姑捨實犯之土坤先告立視之守淡古所謂

非鄭之仇乃西子者此之謂也被打之初不料其斃姑

為逞憾之計致命之後思復其讎乃切償命之願遂以

玉土坤首實者其亦常情之所宜然是遣移屍受屍雖

曰可疑若主遵死者之意里人售移蓙之計抹煞昇置

于守淡之家則主〻人先已在獄愚婦不免受置其亦理

勢之所固然是遣潤已之死在守淡就因之後則守淡

雖欲周旋間不容髮決難措手是遣守淡之往來林家

雖若可疑禍色將移恐唱備至則守淡亦何得晏然在

家手雖自無犯其奔走畱晃亦不足怪是遣至若玉士
坤段不但證人之招皆湊士坤抑亦死者之言獨指士
坤論以人理以其父復讐之心傳其子臨死之言其可
曰虛妄乎士坤則少年乘醉而見辱晏然守淡則老少
自別而替人毆打者其果成說乎以孫行而辱祖甲適
詞無理約同往而忽橫走斷案自在凡諸疑端皆出臆
料如彼證招具在目前捨目前同然之招起臆料其然
之疑終非按獄之體故正犯段以玉士坤懸錄為手称金
守淡段既是被告之人故以干犯懸錄為手称屍親裴學
之林守采段被打之招若無搜告斷獄之日豈有疑眩

天下之事變無窮凡民之情偽難測嚴加刑訊期於得情斷不可已○評曰正犯之誤據姑捨是實因之横議胡至斯也凡屍帳傷痕久則彌著初檢之所未顯而發於覆檢者亦固有之然太陽穴一也乳間二也胷膛膫肷三也三處之傷其在初檢都無影響有是理乎初檢之鼻右一片肩右一片雖非重傷其在覆檢都無影響有是理乎立意一誤惟以相反為主斯豈至公極平之心乎且此三處雖係要害速死之處既不骨損又不肉綻亦不皮破則非致命之傷也既非致命之傷則其部位之要害速死何足言哉網巾緊速則痕著太陽之穴

将亦以其要害速死之處而慮其致命乎屍體日久則
乱膏諸處自然色變其所云紫黯暗暈者安知非尋常
變動乎夫既以要害速死之傷執此三痕則酒食醉飽
又何論也初檢則屍帳無要害速死之傷故不得已而
為醉飽内傷之論於此審克之義固所宜然覆檢則要
害速死之傷既至三處又何云醉飽内傷乎始欲立異
以着新奇之見却着初檢難捨的確之論於是執餅於
兩手跨馬於兩跨拖泥帶水和糠雜米首尾不相應矛
盾不相用議獄之誤未有甚於是者也口鼻血流肛門
糞出者屍帳之形證也三吐酒飯者鄰保之招辭也忽

於形證歷論之文鉀此酒飯三吐之説其亦荒雜極矣且列無冤録謂傷處雖多但執一處兩痕雖着但執一痕意謂此下必副此言或脅乳皆捨而單執太陽或乳額俱放而專執脅膛厥理既明其言乃副今也不然唯以築踏二字漫然結局所謂築踏者太陽之築踏乎乳間之築踏乎抑脅膛腋肷之築踏乎脅膛腋肷亦本兩處則所傷者四處其謂之三處者已鶻突矣然且築者擣也踏者踐也本是兩様不是一事設使犯人亦築亦踏理宜查覈明認甚處被築甚處被踏然後擇其重者書曰被築或曰被踏此其所謂無冤録法例也通執四

處之傷混冒兩樣之名豈無寃錄法文哉打踢兩被者不當曰被打踢致死縛刺兩被者不當曰被縛刺致死則箠踏兩被者豈獨曰被箠踏致死乎如此檢狀舊所未聞至若正犯之換定亦見私意之横流王士坤者金守淡之妻族也鄰誼雖厚妻愛宜深不犯足矣何望救乎誠使守淡能於此鬬袖手傍觀則為潤己者當感德之不暇何至於切齒腐心到死而斷斷乎人情一也殺我者可憎乎不救我者可憎乎浮客之殺我者赦之不恚鄰老之不救我者舍之次骨有是理乎方其被打之初守淡無一言就獄又何故也着枷之時必入官庭胡

不曰打者士坤我則不救手愚婦受屍誠如所論里人移屍豈有是理凡鄉村移屍之法必僉議具同衆力相合乃移之也逝者臨死之言苦主或當誤遵鄰人必不咸順為死者非理之憾隔鄰居宜敵之老移此不潔之物驅諸必死之科萬萬非鄉村之本習三尺之童所不肯信乇言之折可以無起此必覆檢刑吏多受賂物欺罔其官以至此耳嗟乎冤哉玉也嗟乎冤哉玉也

查官報狀曰屍親諸人同然一詞夫以死者之父傳乇子之言而以為吾死由於玉哥之簿踏則論以人理不可謂虛妄分此不喩頻手之爪痕莫掩相鬪之迹中途之改

路可見自刎之情玉士坤段正犯懸錄金守淡段于犯懸錄為孫手屍親等更加嚴刑以為懲勵之地全篇與屍檢狀如印一板令刑之◯評曰此獄初檢以內傷為實因覆檢以箠踏為實因初檢二處之傷覆檢三處之傷其微重不同其部位各殊判若兩屍全不相合其正犯之為甲為乙姑捨勿言而實因之曰內曰外尚未歸一本當三檢不可行查而止也若使覆檢之題少能明核指其疵而議其誤則查官之報必不如此在下者混沌未鑿在上者華胥未覺遂使衆奸同聲孤冤莫暴豈不惜哉　又凡檢狀之所謂某甲為正犯懸錄某乙為干犯懸錄云者謂

於屍帳目録之下録之如是也跋詞之再言懸録者謂其甲正犯如此故曩也録之為正犯其乙幫助如此故曩也録之為干犯皆追說其所以然非謂録之於今跋也查官既不行檢又何云懸録乎懸字本是東方吏文今無冤録本文中有用懸字者此是東人改攙非本文也今姑依之但當云其甲之為正犯更無可疑其乙之為次犯在所難免而已即此懸録二字其蒙於獄體亦可推知區區格例之末猶然做錯尚何望其發隱而伸枉哉嗚呼惜哉

判付曰初檢則以金守淡為正犯覆檢則以玉士坤為正犯金雖自鳴玉豈俱焚大抵償命之法先論其有情無情

而已罷場歸路〻上相逢此亦醉漢彼亦醉漢偶然相詰
畢竟致命是如乎況旀素昧之間應無宿憾語次之失豈欲
必殺且李彬等深夜傳衣之時只曰言詰而已則是可見
被打之不至甚重是遣醉飽內傷自是必死之症而三次
嘔吐酒飯狼藉前後諸招如出一口分叱除良士坤之適際死
手潤巳之邂逅致命兩各不同是置跡涉可疑情則可恕
道臣傅生之論儘有意見士坤身乙嚴刑一次定配檢官
推考

臣謹按金守淡之不令追究者 聖意蓋云醉飽致死
者無論甲乙都不必償命也然其錯誤有罪故檢官推

考也

欽欽新書卷之十四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 二

首從之別六 兩人共毆一勒一踢根由使氣實因被踢

長湍民高之方殺崔元世 檢案闕

判付曰曾因本道錄啓拈出八條疑端至於元犯擬定是如乎自上判決之後邑查道狀從而曰是畢竟龍孫則刑放之方則仍推首從已分牢不可破而朝家之意疑晦多端未嘗自信業欲一番徐究是置此獄元犯不出兩漢而之方主人也龍孫從人也謀事之誤至於殺越則之方憤恨

固當倍於龍孫而鄰闘拔劍自是常習賊反荷杖亦有古
謗況旅纔加詬責輒又盛氣則半夜虛行固有歸咎之心
片言起鬨豈無相關之理不可以主客之判專歸之於之
方是遺且云龍孫緊踢元犯蹲坐切姻之招雖不足信是隱
乃龍孫前後招中踢打一款終不襲明則之方之不手犯
足可推知是旅元世落留之方為主則既來旋去固無足
惟及其曰兆之後同行諸人蒼黃驚訝事當一齊往觀而
占實太位之著先送龍孫又何緣故是隱喻此必元世之兆
由於龍孫之踢故首送起鬨之人使自當之也龍孫之最
初輸款於此可見又若以之方之中路逃躲多年藏跡為

渠斷案則奉伊之攜手同歸亦將以此而擬議元犯耶或謂龍孫若是元犯没無傳訃之理而躬往傳訃欲掩其跡者亦復何限且占突太位在之方雖是親戚而龍孫同因之方在逃則岸獄之顏情既熟捕來之頭面無期除非道義之交骨肉之親何不一辭諉之於之方而前後九年挺身證龍孫一人乎大抵跳踏者龍孫也勒縊者之方也當初事端雖是造謀之人未稍殺死非渠獨知之事而之方作伴數人相與運屍則龍孫之為元犯有異議乎第當就捕之後言言粧撰節節隱諱並與落留一節而直諉於龍孫渠之斷案渠所自判三尺之律有何容惜而求生必死

意出慎獄舍舊從新貴在平心以情以跡既不十分明的
徒執一二疑端強定首從朝家寧忍為是令此起疑非曰
之方。可生龍孫可殺也亦非曰昔日言非而今日言是也
鄭重難慎詳感滋甚分付該道別定剛明官反覆覈詰具
意見狀聞
臣謹按　先朝每遇首從未分之案必先執其情輕者
原情酌處日月稍久又執其情重者復設疑端畢竟使
兩人皆活此好生之微權也故方其釋甲之時乙似情
重及至釋乙之時甲似情重此非權衡尺度有異於前
日乃其獄情本自有疑疑則惑之惑則兩之此聖人一而

以斷疑獄之法也嗚呼至矣

首從之別七 兩人共毆一椎一踢根由使氣案因被踢

長髯民張小介等殺李孟三 檢案闕

判付曰元犯雖曰歸一詞案多有疑貳蓋首先下手者汗良而從後助鬭者小介也木椎打額者汗良而足趾踢脅者小介也彼打此踢既有先後之別木椎足趾又有輕重之殊分叱不喻額顱脅肋俱係要害致命之處而一則血癊堅硬一則微青柔軟即此一款可辨被踢之緊歇是去乙特以踢處最痛之說即地顛仆之事作為小介之斷案者果能十分的當是喻乙當孟三起鬧之時既被汗良之椎打又受

小斤之足踢渾身上下無處不傷則蠻觸鬬鬨之場精神昏錯之中一打一踢孰緊孰歇其何以箇箇知得況其將死迷亂之言又豈可全然取信乎且相持共扶之說旣有必三之口招復起更鬬之狀又有江牙之目睹則互相縛擊或顚或仆固非異事且一番被踢果若昏窒豈復有更鬬之氣乎元犯區別專係傷處輕重而今見前後文案參以彼此事情不無一二疑晦之端更令道臣親執詳查狀聞爲旀本推一節係是此獄肯綮而屍親初檢之招不曾發說是如可及其覆檢始乃提出者亦涉可疑是去乙一番推招之後更不鉤覈其隱情是遣臀阜被踢緊出諸招則顚

門紅氣之有無所當檢視而前後檢狀一不舉論以此以
彼大是疎漏當該初檢官推考

臣謹按無寃錄曰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兩
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
不償命須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為致命今此孟三之
傷在於額顱脅肋是兩痕皆可致命者也推打額顱者
汗良而其形血癊堅硬足踢脅肋者小介而其色微青
菜軟則小介當為次犯然檢案似有臀阜被踢之說又
不知其何人所犯也

首從之別八（兩人共毆一觸一踢 根由使氣實因被觸）

海南民金貴千等殺李太世　檢案閱

判付曰德興起鬧於前貴千逞憤於後下手輕重雖難辨別貴萬同伴也宜有隱情而莫能掩貴千許女店主也自是公眼而必欲捨德興而因一辭不謀而同貴千德興之為首為從斷無可疑德興雖斃貴千一人尚在地上則遽議傅輕初非可疑而今觀曺啓更考文案德興起鬧之時足踢已加貴千逞憤之時頭膝並觸踢使一肢觸用兩物以一較兩此輕彼重分此除良頭膝鈍而緩手足鈍而猛前後殺獄被踢死者十居八九被觸死者百僅一二則太世之致傷安知不祟於德興之踢而必祟於貴千之觸乎人之

肉搏也互相翻轉勢如鬬鷄在傍觀者奚暇屈指計幾次踢幾次觸乎貴萬許女之丁寧立證曰三曰二曰一再者反不免滋惑且太世臨死時京々濟々之說檢官以鬬毆打撲分屬而死者至願惟在報讐又安知非先數京之縶重次及濟之輕歇乎罪疑惟輕自有經訓而一人致死二人償命殊非審克之道曹啓既盡論列朝家不必蘄持貴千

乙加刑減死遠地定配

臣謹按肉搏之鬬以手曰打以脚曰踢以頭曰觸以膝曰蹲又以足曰踏打而死多在頭腦踢而死多在腎囊觸而死蹲而死多在胷膛而檢案粗疎總名曰打或謂之踢

其觸其箏多不分別令此貴千之案亦以頭膝所傷並
謂之被觸可疑也膝之觸人其勢不便　又按京〻濟
濟者德興係京城人貴千係濟州人
首從之別九根由奸淫實因被刺兩人同犯一奸一助
晉州民金順千殺朴召史　初檢跋詞曰今此朴召史
屍身仰面則肩胛之左一處被刺合面則脊背之左三
處被刺其斜長圓圍則肩孔三寸背之中孔六寸深各
一寸而小按皆血出如瀉是手跡　覩其手勢仰面則自上
向下合面則自左向右是手所　拒塞之初當面受刺故其
傷止於一處被刺之後向辟回坐故其傷止於三處是手

旅行亮器仗乃是大鐮而往姦之初非有手攜格鬬之
時梓然探執籍冠之兵反害夫子乙仍于實因段以被刺
致死懸錄爲乎旅哀此朴女半夜獨宿被人劫迫急手亂
刺命在頃刻而一縷未絕憤氣山聳提逐亮身未及門
扉一聲纔出四體投地〻之相去三十五步古所謂殊
而走者此之謂乎金順千李釆孫互相推諉難分首從
是乎所論以常理順千即十六歲編髮之兒也身短體弱
毛羽未成劫奸婦女刺殺人命非所擬也釆孫則年已
壯矣力方強矣苟有情跡何以辭矣然而鄰保諸招皆
著順千是如乎綁父子而不辭移屍身而恭受若無所把

豈有是也冤身之走死也連聲而呼曰順千殺我其母之取火也率口而裝曰順千可殺斯豈非斷案乎胡奴之子雖不舉名胡奴子者幼而無行之稱也此聲此名幼者當之乎長者當之乎徐女之所濯衫袴血痕猶班而為親者諱乃云衄血適出其誰信之藏於篋中迫而後出斯豈非真贓乎及其就捕之日渠亦自言曰謂我殺人我當就死是如可一夜之間乃思忽萌而釆孫二字始出於順千之口矣一室謀議白地搆陷豈不踈哉彼釆孫者厚世之雇工厚世者順千之親兄也一生傭賃四顧無親若有所犯何所顧藉而歷審諸招無一剟著

是遣乎順千則父母俱存兄弟六人家且不貪雄於一村
今此有證之人若非切姻乃是親嫂誠之不可掩如此
矣及其兩人之面質也釆孫則惷愚拙訥無所辯明有
若尊卑若抗而辭色自然有餘順千則猋氣毒𣪘雜以
僾笑專以驅迫為事而語言都無倫脊且其瞻視邪厲
容皃哨悍宜乎成童之年作此殺人之變乙于仍正犯段
以金順千懸錄為旀乎李釆孫段置隨從於奸淫之行幫
助於刺殺之時加功之律何以逭矣以千把懸錄為旀乎
徐女金女段雖在嫂叔之間既是緊證不得不取招是乎
旀覆檢官段以泗川縣監移文請來 案此即乾隆辛

亥八月二日先者在晋州時所檢報也

巡營題詞曰惟彼狂也之童方以卝芳之年纔免乳臭便生淫欲年齒不計敢有奸騙之計逼迫未遂終至殺越之變莫曰暮夜之無知可見自作之難逭是如于至若推諉之計所謂兒童之見兩檢狀論斷反覆詳盡無容更疑元犯之律渠安得免李来孫段再次隨行亦難免干犯縣監同推官差定是去乎約日會推爲旀罪人結案之前先捧根脚大違格例覆檢刑吏附過之意枚移施行爲旀行亮鑣子還下送按凡檢案題辭著于覆檢之官則覆檢刑吏附過非枚移之事也小誤

首從之別十 父子同犯子救母難 根由索債實因被踢

信川民崔辰岳殺金興大初檢跋詞曰今此金興大屍身仰面段肚腹上左邊有皮脫色紫處又其左有皮損處狀如爪痕者二后左脅之下臀崖之側有青赤色血痕一處圓圍四寸八分按之微堅合面段左肐肘有皮損紫色按之柔軟狀如半豆者二處右肐肘有皮損青黑浮高微堅狀如半菽者二處其他兩缺盆兩肩胛兩肐膊諸處痕雖不見色或紫赤者不可枚舉此或被蹴踏內傷毒氣隱熱而然是乎淪無冤錄有曰凡喫酒食醉飽被蹴踏內傷亦可致死是如為臥乎所諸處傷痕雖難執

迨至於肚腹上左邊及左脅下腎囊俱是要害必死之處是還死者臨死之言曰崔辰岳再踢我肚腹再踢我腎囊重言復言至死不已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踢致死懸録爲乎旀當初事端起於崔媼即辰岳之母也始也言責終焉格鬬則爲斗天者即辰岳之父事當挽解之不暇而怒其妻之被毆執與大而結縛乃云與大自來就縛不亦誣乎與大少年也斗天老物也力不相敵怒方層激拱手就縛有是理乎庇子蔭弟恃老督當誠極巧惡是乎矣渠既自脹勢必并力則先下手者斗天也斗天段以被告懸録爲乎旀崔辰岳段設如渠言與大被縛之後自外入來是良

置見其母之被毆昏仆爲人子而袖手旁觀有是理乎未縛之前雖不手犯已縛之後必有足踢以正犯懸錄爲旀乎雀斗哲段雖曰初不干預死者之言旣曰幷力結縛則加功之罪烏得免乎以干連懸錄爲旀乎○詳曰凡檢案實因之法傷處不明乃求内傷所謂解餽被蹴踏内傷者此之謂也今此屍身腎莖之側明有四寸八分之傷痕又何因解餽内傷之文也此一誤也肚腹雖重旣有腎莖之傷則不可偏舉今以肚腹腎莖兩騎作說此二誤也蹴踏者以足心而蹂躪也踢也者舉脚尖而趯觸也引法文於蹴踏定實因於被踢此三誤也若主

告甲而印官執乙則歸甲曰被告法也今告主本告辰岳印官但依其言又何以雀斗天為被告此四誤也若主許其有罪其人全無所犯斯之謂被告也今云斗天首先下手終又并力而不云干犯儼稱被告此五誤也雀斗哲既云并力又云加功則此亦干犯何以謂之干連也手脚有犯者謂之干犯詞證相連者謂之干連曾是不辨何以官矣此六誤也一檢之間六誤俱叢而及見營題順且無事噫將若之何

覆檢跋詞曰兩處傷痕分寸若是濶大俱係速死必死之處臍肚上一處腎岸邊一處其所論傷痕與初檢大同實因段以被蹋致死懸

録爲乎旀若論正犯不出三崔之中而斗天則曰結縛而已辰岳則曰初不犯手是乎乃死者之言丁寧若主之指明白而指一償命唯在辰岳則雖欲疑難其可得乎正犯段以崔辰岳懸録爲乎旀崔斗天段若指既云結縛之初首先踢打其左臂而肐肘上傷痕明白如此結縛一欵渠亦自服是乎等以以被告懸録爲乎旀崔斗哲段同力結縛一詞卒諱情狀巧惡在所嚴治是乎旀大抵事端本起於石魚價之推索而崔媪被毆昏仆不省人事則爲人子者其可束手立視毫無所犯乎辰岳之乘憤踢打勢所必至渠雖發明不足取信是乎旀○評曰其論理處差

勝於初檢其失誤處無異於同浴始若滕薛爭長終焉
魯衛同政檢案之難一至是乎
巡營題詞曰以其父衰老之氣猶尚盡力縛束見其母
被打之狀寧忍袖手傍觀為人子泄忿之心毆之踢之
勢所必至乎天之必欲自己擔當固出於慈愛之情辰
岳之隱然歸於結縛不至於傷倫之科乎節一獄才成
子為正犯父為被告叔為干犯殊非所以敦風敎之意
亦有欠於重獄體之道乎天乎哲特為保放○評曰父
為被告叔為干連者殺獄之常事也其在風敎毫無所
傷惟是不被告而名曰被告非干連而書曰干連大違

法例不此之疵但放其父欲敦風教吾斯之不可知也

○議曰大典云其父母被人毆打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之配此獄宜先執崔熤活檢傷處其被毆打如果真的宜議原減而檢報營判都無此語何其疎矣惟辰岳極口發明不念罪歸於其父法當嚴刑以懲其頑

首從之別十一 母子相犯母鍾子踢 根由奸淫賣因被踢

文化民裵弘績殺裵學大 初檢跋詞曰裵學大屍首其頂心尾角之血癃脅膛小腹之血暈俱係必死之處最是心坎左邊血癃色紫黯處係是速死之處也以此致命之傷正當速死之處則其當下致死無容更議分叱

不喩其傷處不斜長而方圓此誤用也法云方圓者猶言周圓則明非他

故乃是足踢故實因被踢致死開錄爲乎亦諸人之招辭

云弘績及弘績之母李召史弘績之叔母李召史同力

毆打是乎矣屍親及裴德順裴學聖之招皆云弘績先出

毆打是如是遣鄭相燁之招云弘績或踢或蹴踏是如是置足踢

非婦人所爲故元杞段以裴弘績執送爲乎亦裴學大潛

奸弘績之從嫂而德建執贓而恐喝學大詐家而肆辱

遂成一場大鬨乃弘績叔母含其交好之宿憾遂以老

殘而羸惡若弘績之母性行悍惡氣骨勁健秉其饞食

之心奮以鉀打之力其毆打最毒是乎矣致命之傷實因

被踢則弘績自歸元犯故其母李召史段以干犯開録

為進

推官論報曰裴學大既奸同宗之婦在律應死之人也果令溪婦之夫厚續奸所親獲登時殺死則宜在勿論之科矣是乎既不登時又非奸所而其所殺死者皆非本夫故至於成獄所是乎觀其實因則數次足踢之痕較深於其母之手打論以傷處則無數致命之傷反多於其子之足踢此正律文所謂同謀共毆而莫知誰是下手重者也然而實因不可並録元犯不可兩定母子之間實難彼此細加照檢極費較量畢竟以弘績執為正犯

是辜乃若論犯人之情實則弘績特一幼騃殘劣僅具人
形之物目見其母之合戰捽執鬐子本文云上土一脚踢去
而適中要害是達其母李名史則悍惡之性發於面目
勁捷之氣勝於男子當初之搆釁末流之行兇都出於
此手故其夫莫掩其以鉀亂打諸招皆證其所毆左猛
天道至公自作難逭二次刑推嫂死獄中而弘績猶存
若拘常法又殺弘績則是殺一當死之人償二可疑之
命實非聖王制法之本意無冤錄曰聚衆打人最難究
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痕而皆可作致命若是兩人
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此條最宜參照○詳曰大明

律凡姦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之親妻者各杖一百而已和奸而有夫者杖九十惟強奸者絞推官令以爲應死之人者法雖如此其情可死也昔余在西邑有武人金履信者和姦其九寸叔母至於生離一鄉擧狀咸願打殺監司題判亦令打殺余考法律如上是以持難亦不敢形言法律屢施刑棍惟令瘦於獄中亦頑不悛心甚苦之余甫歸趙判書德潤代余知府恠之曰此漢胡不殺上官之初即殺之

判付曰裴弘績獄事段語其親則幾過十寸論其情則近住一里謗起行露事關傷風獄情之慘毒姑捨是人倫之

歎敗當如何況三人并力一時逞憤乃因放豕之辱欲雪奔鶉之恥以至鉀柄折矣拇指裂矣若母若子若叔若侄首從無別踢死踹死打死摔死實因不明為此淫穢之跡斷彼疑晦之案有非朝家恤囚之意是如乎道臣跋詞中同囚並推其母先斃今若復置其子於法則便是一獄二償命云者儘有意見而卿曺覆啓以弘績之專事掉脫隱然歸罪於其母有所論列此則誠然矣一獄兩犯在所當恤傷倫敗俗在所嚴重弘績段減死定配爲乎矣令道臣嚴刑準三次嶪配

臣謹按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既令勿讎則非當

死非當死而殺之即非王法雖使弘績母子俱存猶當兩釋况母已死乎至若弘績之專事掉脫歸罪其母此於本事之外別一罪案然愚賤之民未知義理謂母既死歸罪無傷此與母生而歸罪者懸有間焉特法官難於形言耳弘績本應全釋其所以至於減死定配而又令準三次嚴刑者聖意在是也

首從之別十二 叔侄同犯一死一釋 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楊州民金守貿叔侄殺朴召史檢案闕

判付曰大抵朴召史挾妖巫狐媚之術招淫女鶉奔之行昨日誘守貿之妻今日誘占寔之婦作爲紹介長弟遁逃

則為守贇占奀者豈不欲一拳打破少洩其憤乎死者蓋
自取生者固不幸耳第其一案兩犯再檢三推而渠等乃
處猶父猶子之間互諉曰從曰首之目守贇謂占奀先縛
占奀為守贇先犯獄情姑捨是人理果安在然占奀之手
杖拳腰渠既無辭自服人亦有目皆睹分叱除良考諸屍帳傷
痕亦皆吻合則道狀曹啓之以占奀為正犯無容更議占
奀當坐償命之律守贇自歸減等之科而占奀徑斃雖屬
失刑守贇晉係實涉無義守贇身乙令該道酌沒為有矣諸
道賑事未了且與元犯之減死有間定配乙良收贖為良
如敎

臣謹按命無兩償而犯無一執於斯之際一因先死則法官論理自應歸重於死者乃可從輕於生者俾不兩償此道啓曹啓之所以有契於聖心也

首從之別十三（叔侄共犯一宥一囚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湖西民李景基叔侄殺金順必 本道啓曰大元成獄之法專以傷處為重以言乎肥肉則有堅而無柔以言乎長廣則有剩而無縮於理宜然（是白去乙）今此檢狀胷膛則初檢之微硬者覆檢而為柔軟三檢而復為堅硬脊背則初檢之為柔軟者覆檢而為微堅三檢而復為柔軟臍肚則或堅或柔於初覆之檢而三檢不言臍肚臀

囊則堅硬微硬於初覆之檢而三檢不言柔硬（是白遣）盆骨之傷則初檢之長五寸者覆檢而為四寸三檢而為三寸二分脊背之傷則初檢之長四寸五分者覆檢而為五寸三檢而復為四寸五分驟而論之雖若檢狀之踈忽反覆究之恐由傷處之不明似柔似硬按摩難分若短若長斟量不淂故變幻如是也若論事情惟彼命釭悻被鄰氓之詬辱乃此景基無恠以侄而禦侮第其下手之時亦安知不與命釭同犯手扶執揮擲之際或觸於手勢或撲於地面已自有多少傷處（是自加喩）屍親之掐曰被打後赤血上吐下注而考諸屍帳則口吻穀道

中血痕無所開錄此非可推之甚手叅證之招雖曰分明揆以獄體只當先之以實因次之以證招今若以有疑之實因斷之以無疑難信之證招歸之於可信有次審克之義〔是白加手〕順必當七十之年夏畦在烈陽之中盡力相鬪安淂無傷其所謂上吐下注無乃以泄瀉之證捏合於瘀血之祟〔是白加喻〕叔侄並因首從莫辨〔是白加可〕命鉦畢竟爲從既能旋宥景基終歸正犯八年刑訊當此欽恤之日恐合惟輕之典〔是白齊〕○評曰亦安知不四字不足以斷案必欲傅生有此舞文亦非法也然全篇論理老鍊有理

首從之別十四 兄弟同犯一囚一致 根由使酒實因被踢

安岳民金大紅兄弟殺文相中覆檢跋詞曰今此文相中屍體依例檢驗是乎則已經五日遍體腐爛滿腹膨脹肉色或黑或紫皰皮闕落闕起實難辨認是乎矣右脅下胯上血癊色紫處左脅下胯上皮損成暈處頭與業變肉色不同是乎旂大腸突出大異常例且以各人招辭觀之文相中為金大紅本文作大隱業江所踢即時昏倒歸家苦痛翌日致死則足踢之勢內傷臟腑仍以速死明白無疑乙仍實因段以踢傷致死開錄本文作懸錄元告之招以為大紅兄弟同力毆打是乎乃始聞先犯脚踢昏

倒既是大紅之所為元犯段以金大紅開錄旅為手原初
大紅醉中叢怒於姑夫文賫徵之見辱踢倒如此不但
元告之指明白有據抑亦小紅之指隱諱不得乙是去其
所納招惶怖虛謊全不成說乃反諉之於文賫徵以為
死中求生之計而所引證人與之頭面箇箇落空覩其
所為萬萬痛該若不各別嚴刑難以取服旅是乎金小紅
段本文作者亦叢江既以其兄為正犯則同力毆打之說無他叅
證事涉疑晦乃是乎獄體重大不可以自明之辯遽從惟
輕之典旅是乎文賫徵段初起爭端未乃避去則相鬪委
折勢必詳知矣是乎終始隱諱吞吐不叢極為巧惡嚴刑

渇情未知何如

巡營題詞曰初檢實因以被踢懸錄覆檢實因以踢傷懸錄雖有下字之稍異其為踢殺則一也〈刪〉◯評曰鬪毆之踢其實因當曰被踢過誤之踢其實因當曰踢傷覆檢之改稱踢傷本自無義假如有人昏夜逐盜意欲踢盜誤踢其雇奴其實因謂之踢傷或似無妨然書曰被踢而歸之過誤亦無不可

判付曰此獄與湖西邵昌務昌賢等獄事大同而小異如是手邵哥則伯仲之間難辨首從多年推閱竟以傳生至於此獄下手輕重姑且舍是并力與否理宜按問大抵兄弟

并力之説屍親諸招前後矛盾尚無歸宿初検傷處則在於脅下胯上而其母俞女之招以為大紅踢胸膛小紅蹴而踏是如為旀其弟文憲長之招以為大紅踢右脅小紅蹴踏脊背是如為旀覆検傷處則莖物浮脹腎囊浮高腹部膨脹腸子突出而其他脅下胯上等血癊處長廣分寸與初検判異分明不喩俞女之招以為大紅踢脅肋小紅踢以踏是如為旀文憲長之招以為大紅踢脅肋毆脊背小紅亦毆脊背是如為有在果執此究之兩人之分明并力槩可知已至於下手之輕重設令小紅不及於大紅詳覈之後始可分明首從是去乙道伯初不詳查數次同推遽定元犯一放一囚殊乖明慎

之方所謂小紅更為捉來嚴問應問各人一體取招稍俟
疑端歸一獄體究竟從後没析不至為晚以此分付道臣
為祢農民滯因可問干連諸人受供後即為放送亦不必
上營會查令同推官會查牒報後枚舉狀聞
臣謹按大紅之為首小紅之為從聖照非不下燭而
下諭如是者將以兩活之也將以兩活之故兩執之也
又按干連諸人未全上營又令即放者慮妨農也民
間為隱之情洞燭其如此矣臣昔在西邑參查松禾姜
文行獄事其應問諸人若隣保鄉甲之屬閱月滯囚於
營獄承命再查又將仍因臣議即縱遣道臣以啓下

罪人難於擅放持疑不決臣勸而縱之今見此判聖

意於此本自軫念無微不察臣無任欽歎之至

首從之別十五兄弟共犯兄首弟從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唐津民鄭昌務兄弟殺梁命右檢案關

判付曰唐津縣殺獄罪人鄭昌務獄事段變出姻婭犯在

弟昆訊推已過十年查案不啻屢次褒因審理之日乃有

換定之舉是如乎到今獄案已具不必續續輕議而昌務之

拳踢幸痛其妻不識也捧打嘔血阿奴亦言之未知被踢

垂死之證因其捧打而添鋨手抑亦喫捧待盡之命祟於

拳踢而刺引手執此朱殷之迹斷以殺越之案道落如被

其詳盡曾讞若是其的確然朝家以為擬諸十分審克之

道不無七分疑晦之端是遣且昌務之供以其兄昌賢之

生出獄門為萬幸而渠之生死今不足恤即此可見其不

洑者存況亦北竄不旋踵南囚又釁耳屢施桁楊久滯縲

絏是懲其罪之萬一分比除良籍使昌務明是正犯昌賢既如

是共犯則昌賢生而昌務死亦有違於家人共犯只坐尊

長之律例由前由後付之惟輕決知其為踈虞導和之一

端昌務身乙加刑一次定配

臣謹按 先朝好生之德每於兩犯之案擬其正犯既

擬之後其以次犯升為正犯者亦蒙酌處畢竟兩活而

後已此黙運之微權也邵昌務先以次犯叢配施以正犯還因此天下之逆境也聖人於此黙觀其所為若使昌務切〻然訴其寃縷〻然辨其實則真不免死持以感恩知德有兄弟爭死之意故處分如此凡在縲絏者宜知此義

首從之别十六 兄弟同犯互相推諉根由使氣實因被蹴

大立民徐膺福兄弟殺崔允德〻初檢跋詞曰今此崔允德屍身其傷處之足為致命者三一則自頭至頂一邑堅硬鬓際皮膚柏如皷響此是捽曳之際皮腦相離項頸牽引故浮氣外脹此足為致命之祟是手旅一則腎

囊之青黑堅硬浮腫如紺此係要害速死之處亦足為

致命之祟是乎亦一則心坎上血暈一處圓圍至於九寸

當中紫黑處按之堅硬此亦為致命之祟是乎所三者之

中必執其極分明至端的者執為實因然後可無疑晦

是如乎心坎上血暈正為此獄之實因是在如中被告人膺福

之拍命骨上足踢之說雖欲推諉於其弟仍是自吐其

行兇是乎亦以痕而言明是蹴傷乙仍于實因段以被蹴致

命關録為乎亦膺福兄也膺海弟也既與同犯互相推諉

兄謂弟殺弟謂兄殺此人倫之大變也膺海之檢前逃

避雖有形迹之疑膺福之自初起鬧終有荷曳之舉屍

親之所指諸招之所引皆歸於詹福一人亦此不喻證人崔
思德招云但見詹福之足蹴不見詹海之手犯是如為臥手所
諸弟諸子一時助勢或毆或蹴衆人同犯設使詹海亦
有所犯是良置隨其指使自有首從等是手以正犯陵以徐詹
福填書為旅手詹海陵置意於自甘心證兄謂其兄實
合償命觀其色少無惻怛天倫人理到此滅絕獄情之
外殺之無惜是手旅其餘子侄等三人皆云同叅於相關
是手旅以子證父以侄證叔在法不可故初不蘗問◯詳
曰開列三傷擇執其一此固斷獄之法然其部位之輕
重傷損之深淺剖析明白然後乃為結局令無故無憑

忽云心坎為實因豈不踈乎論其部位則頭腦也腎囊也心坎也皆係極重然頭腦是必死之處心腎乃速死之處速死重於必死則頭腦之不執固有據矣腎囊青硬其形如瓠獨不可以致命乎法曰肉青黑皮破肉綻為致命之傷今此心腎二處肉色之青黑皆同皮肉之不破皆同則其傷痕之淺深亦無彼此何必曰心坎是實因乎若其致命由於腎囊則顖門必有蔟紅蔟紅有無又何不提説乎且曰蹴白踢先於心腎二處各有痕被則既以心坎為正傷斯以被蹴為實因可也今心腎二處都無蹴傷之分其必以心坎之故謂之被蹴抑何

憑也此皆捨狀之極疎漏處總之蹴字之義誰其詳知乎說文曰蹴躡也趙岐註孟子云蹴蹋也孟子云蹴爾而與之祖逖聞荒雞聲蹴起劉琨杜甫詩曰燕蹴飛花又曰高浪蹴天又曰蹴踏寒山劉子翬詩曰馬蹴浮埃詳此諸文或似踐踏或似足挑惟蹴踘之戲兩人對踢謂之曰打三人角踢謂之官踢一人之單使脚謂之挑踢既以激物騰空而謂之蹴踘則明是足挑曰蹴也然則被獄者凡遇躝蹂而死者當曰被踏凡遇脚打而死者當曰被踢別嫌明微斯為得矣若云被蹴則似躡似踢不可一定且於無冤錄一部不見蹴字豈可混用之如是乎

又凡足践曰踏膝據曰跨而蹴之為義原無兩歧按獄家之所不用也踢字之義因可講也趹踢獸名見山海經河靈夔踢見楊雄傳歷考字書無使腳挑打之訓惟蹴踘譜有對踢單踢角踢大踢等諸法明係撃毬騰空之名東坡戲司馬溫公有鼈廝踢一語劉野夫有乾奉濕踢諸語皆後世假借之字非蒼籀之原義也 此狀所云命骨又何物也野人以心坎上骨謂之命骨而命骨之名不見於苑帳目錄因供雖有此言跋詞宜有解脫直稱命骨其誰知之 且其云被告人膺福何也蓋云論理執定之前姑名曰被告人論理執定之後乃

名曰正犯也然检状之式已自检驗之初無犯者書之曰被告實犯者書之曰正犯書其年歲以受招辭今於䟦尾忽稱被告可乎䟦文與检状招辭合為一篇文字則正犯之為正犯久矣忽稱被告可乎

判付曰徐膺福獄事段兄弟爭死固難責之於渠輩而兄誘其弟〻誘其兄疑亂事情斁敗倫彛即此一事浮於殺越首從輕重不足區别而執定元犯次及他罪獄體即然大抵惹鬧者誰也曳荷者誰也首先趕逐到崔家矢死不去者又誰也衆供明白已成鐵案多般粧撰都歸烏有則縱子呼冤誣弟偷生是亦人理之所不忍聞似此罪囚

不可尋常例推廣福身乙依前同推期於輸款之意分付

臣謹按兄弟同犯互相推諉聖明之世何以活矣歷

觀古史其爭死者必生爭生者必死胡不悟矣其爭死

者有友愛眞切而然者有智識通慧而然者孔子曰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斯之謂矣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三

首從之別十七 爭山伐喪一歸衆應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義城民丁奉益等殺林命金 本道啓曰深夜山谷忽地伐喪各自盛氣拚潟性命而當前捽髮雖是宗甲從後撞背即一奉益丑時被打午時致命則行兇之慘毒可以推知既無一毫之疑難違三尺之律又曰傷痕係是必死致命無異當下我殺之實不啻明白首從之別終難執定而林用文招云終始毆打者著喪服稍老身

長之人（是如為白手所）老而長者果是奉差則只此一句證招足為十分斷案揆以情法別無疑端

刑曹啓曰實因不爲不明詞證不爲不備而特以元犯無所指的人皆畐生供亦屢幻舉杠倒翻之說崖岸跌壓之疑將使九地之冤永抱幽鬱三尺之律未免撓奪則法貴守經何適不然獄囚生奸此案尤甚吾可擔當渠供既輸覔給藥物負贓已露依前同推如何

別論曰嶺俗爭山誠一痼習況伐人喪車尤係法禁各聚徒黨相與鬪鬨上山者只知向前在山者必欲截後無論彼此主喪者倡之助勢者繼焉半夜昏黑一場廝殺則畢

竟致傷者不知撞著於何人之踢打誰某之兇械奉益之
為元犯特喪主也先導也然其伐喪之時既無一箇公眼
此邊之看證彼邊之指告率皆携貳終未歸一雖以屍親
所傳死者之言論之或單指奉益或並舉宗甲正用末又
捨正用而引宗甲一招二招變幻無常其將何所據而決
斷乎命金之致命固知其不出於三漢之手而其下手之
先後輕重屢遭窮查迄未覈得則奉益之獨歸元犯連加
嚴訊恐非審克之道奉益之刑放（末數字殘缺）

臣謹按主此喪者奉益也管此山者奉益也張拳李踢
皆瞻奉益之旗伯壎仲篪皆應奉益之唱則雖使奉益

端坐高立無所犯手猶不免為罪戾況稍老者之終始
毆打厥有林用文之招者手然鄉俗蚩蠢習氣愚妄以
禁山看作義理以代喪措為能事蹄檄一起衝撞四集
當此之時其奉之或猛或緩其傷之或重或輕有非主
喪者之所能指揮亦非主喪者之所能禁止此與同謀
殺人而初造意者其情不同又與命奴執杖而坐堂上
者其罪有間既然如是則甲乙輕重在所審問而所傳
死者之言或貳或叅無所歸一此奉益之所以活也
聖意在此豈不微哉

首從之別十八 爭山禁葉交毆亂敺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晋州民林處甲等殺姜性才 本道啓曰蓋此獄事疑案多端正犯莫辨一獄三囚屢年推訊及至前道臣别關行查猶未究竟乃從審克之義先釋士甲之囚於是馬處甲之正犯牢不可破是白乎矣知第念半夜上山作黨禁葬挺杖雜沓奉踢交加想其光景無異戰場當此之時不知幾人被縛幾人被打則姜性才之適罹毒鋒竟至致命者無異於亂軍中橫死是白如乎毋論跌蹶與擠蹶翻覆滚轉於數十丈崖谷之下則磕擦裂坼顧何所不至若其骨碎與否有不可論是白如乎今有數人於此並蹶一墜則其必有肢節折傷者矣又或有皮肉坼裂者矣有

顱骨破傷者矣有皮肉拆裂而顱骨不破者矣豈必骨碎為隊崖之驗肉拆為被杖之痕乎假使額顱肉拆真是稜杖之所傷而處甲次甲次第打下亦豈必先者猛打而後者歇打乎惟其所打之孰輕孰重無以究得故姑且以先打者為首後打者為從是白乎乃若欲以先打後打硬定首從則原初被縛其在被打之先矣先縛者安知不先打乎然則士甲守福其為可疑則一也末稍區別終涉牽強與其放仍之際或失當否無寧彼此之間都付惟輕茲敢論列以俟處分是白遣私奴守福段屢覆其招眩亂獄雖更取招不過最初之供而已一向推治

誠有瘦死之虞恐亦有違於法意于乙仍為先自臣嘗酌

放是白齋○評曰此啓剖析情理咸中肯綮詞氣條鬯所

罕覩也然惑於風水使於客氣驅而納之於萬仞坑塹

之中而但以其手犯之不明咸從惟輕之典並與其主

張作魁者而不問其為甲為乙斯則過矣然則凡以衆

人之力驅之墮崖者皆無償命手恐不然也自他條中李宗起事宜參看

首從之別十九溪妹觸忿糾衆殺姦根由姦溪寶因被打

海州趙命湯等殺鄭景文本道啓曰額角要害之傷

兩檢之案既明木枕亂打之狀十目之視難掩予此不踰當

初闘閧雖緣彥聖之起端結縛露置既為命淂之自賬
則鐵案已成無一可疑正犯既辦無容再議是白如乎惟彼
全台吏即干犯李彥星之妾也為其夫訟寃而忽引已
死之吳女彥星妻粧出無憑之正犯乃曰其夫之為干犯
既寃命淂之為正犯亦寃為脫其夫而搆誣吳女猶或
可也搆誣吳女並脫命淂抑何意哉方彥星景文之相
闘也吳台吏欲脫其夫之被執遂以杵木而撞打者雖
非異事眞若打著於看羲至於肉綻而骨裂必當卽地
顛仆昏絶不省豈能趍走歸家如常酬酢是白弥乎雖以承
同傳及之語作為命淂推諉之端是白乎乃打額打臀承同

無據說之理誤聽誤傳尚大有自出之辭此又脫空不
足為託是自在如中今與淫奔之趙女在彥星為嫂在命得
為妹褰裳醜行久為兩家之蓄憤遷賄潛謀愈激一層
之悍怒半夜追趕蒼黃疾呼乃云汝妹之奸夫倫去吾
家之器物則命得以平日蓄憤欲死之情激此時不俱
生之心不禁噬手而奕起必欲甘心而後已父子兄弟
合藝同聲拳踢所及門屏盡碎想得尔時光景便是一
場風雨彥星本以老屋之人家中始鬧之時已被景文
之顛撲路上追逐之際又復餘氣之憊盡則感唱雖自
不已撞打實無其力諸供之純同可驗其實際遺是白命

淂䖏解髻赴結亂下椎棒裸置雪庭歷一晝夜喝退家人之来救忍見目前之殞命虎毒之性即此可知故初覆檢時以命淂為正犯彥星為干犯是白手去獄老生奸計無不到乃以呉女之自縊把作亂擬之柄欄謂之殺人而徑刼知其償命而先殯移其正犯以死償死是白乃屍親諸招皆云呉召史性本柔順别無所犯是如為白乎所始也顛沛於兩隻鬪鬨之場終焉驚怯於其夫殺越之變以偏狹之性當罔措之厄寧欲遠遯而無知致此飮滷而自殞其死也可哀其跡也無疑是白乎乙去令兹彥星之招以為景文殺死實縁其妻命淂正犯本為寃枉而初覆檢

昏迷不告是如為白臥乎所欲免自己之禍歸罪已故之妻何
其殘忍之甚也設令景文真被吳女之打殺手心叢告
之時吳女宛然生存以為子復讐之心捨此實犯之吳
女援彼無罪之命淂有是理乎其用意之叵測造討之
巧譎眙不可掩是白乎所命淂段依前訊推期於淂情彥星
段旣以干犯屢經刑訊其在審克之政似有酌處之道
並令該曹稟處為白乎旀全召史段誣罔天聽之罪不可
以內件內事有所容恕自臣營從重科治為白齊 ◯ 議曰
全召史妻也吳召史妻也殺人一律也誣人一律之罪
亦一律也全也以一律之罪誣其女君其罪當在一律

特其情在於活夫不在於殺嫡出於夫命不出於私意

誣於旣死不誣於方生爲可恕耳然敦風敎正名分宜

在於此惜乎道啓無此意也

首從之別二十 獄辛主使以因殺件根由貪財實因被觸

海州民崔憝才等殺朴海淂 初檢跋詞曰實因以囚

驅迫被枷傷致死懸錄

覆檢跋詞曰朴海淂屍身傷處 段顉顏左邊皮肉破綻

者二處而一處則橫長一寸六分斜濶六分深三分而

顋骨露出下一處則橫長六分斜濶四分毒氣攻注

色青黑四畔血癊周匝而微硬上下瘡口乾燥而四陷

是乎旀所著枷子當場親審則枷氏左傍折破枷板上赤血塗乾是乎旀無寃錄棒毆死條有曰他物致死痕或青或黑腫黯今此屍身之左顖撞著枷稜而骨露者即所謂他物致死之痕而其痕青黑瘡口凹陷此與無寃錄所論實爲吻合爲乎旀渠以三十六七歲强壯之人遍身肉脫亦是理外無寃錄辜內病死條有曰形體瘦弱乙仍于海淂段肉總而骨露毒肆而腫成至於咽喉浮塞而食飮必廢頭項强直而屈伸不淂者恰過二十餘日則宜其肉脫而瘦弱是如乎當初惡才勸令從奉威逼海淂立於門外以其所著枷端竪立於兩足背上乃以藁索

合枷板兩脚而束縛之於是海滒之身自頭至足竦直難支前不能屈後不能伸有若朽木之自僵而空中顛仆遂觸墻辟枷穴左肩仍以折破於斯之時左顱角為枷稜所撞肥肉已綻而流血淋漓終至致命於辜限之内是乎等以實因毆以被制縛枷傷致死懸録為乎旀惡才自外而指使從奉自内而聽施以索縛枷者雖是從奉自初指揮者惡才也趙令惟謹者雖是從奉而自外叱喝者惡才也從奉身為獄囚命懸鎖匠主獄之卒謂之鎖匠熏之為罪人掌務鎖匠擇於諸囚差出以任名之曰罪人掌務一身苦樂都在於鎖匠手中則惟令是從不敢違越容或無怪至於惡才

以年少強惡之漢不計前後不識是非惟以討錢為能事叱喝之聲甚於夜叉威脅之狀無異鬼卒侵虐獄囚無所不至以及於此是乎所大明律威脅制縛人條有曰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今此惡才之罪正合此文為有等以崔惡才段以正犯懸錄李從奉段怯於威喝不敢不從是乎乃手縛同因以致殞命雖有首從之別難免加功之律以干犯懸錄

巡營題詞曰初覆檢實因既無異同被傷處要害又符法文則成獄償命毫無可疑

本道啓曰以獄中之弊而侵虐獄囚以殺獄之囚而重
干殺事天下寧有是哉例錢討索多至五貫五十兩虐刑
拘出枷縛兩脚作一籧篨終至殞命其爲慘毒豈有如
此者手李從奉段本以殺獄重囚自稱獄中掌務不思
同病之憐但曰惟令之從渠之本罪或涉起案雖已禀
啓兩罪俱發所犯愈見聽入下手雖異首惡負罪加功
難免次律是白乎旀崔悪才段大明律凌虐罪囚條所引原
謀者杖流之文似當照勘是白乎矣第念此事本係發端施
令不是同謀共毆是白加乎威力制縛人條主使爲首之文
實合傍照是白乎等以依前嚴刑期於推服

判付曰道狀則以惡才為主使曹啓則以從奉為元犯道
狀則以制縛人旁照曹啓則以下手重直斷活看俱據法
文細究自有段落以此較彼曹啓似勝第於此獄别有可駭
首從緊歇有不暇論。惡才鎖匠也從奉獄囚也自主指揮
敢稱掌務一有新囚看作奇貨稱以踰門之例討出半百
之錢從門隙而恐喝并枷頭而束縛使作蘧篨致令跌𨇤
經萬般之痛楚纔廿日而致命兩囚所犯均是可殺此而
曲加區別兮而二之何以使京外獄卒獄囚知所懲畏乎
兩囚並加嚴訊期於得情以言乎實因則非打非踢雖難措
辭咽喉浮腫水飲不通則謂之餓死可也顛跌𨇤墻項頸

傷損則謂之跌疕可也流血淋漓瘡毒攻注則謂之瘡疕可也於此三者擇一懸錄若其所以餓所以跌所以瘡之由、於被縛枷傷云爾則事理明白不失無寃錄體段去是乙今以無寃錄所不載者硬定實因至以驅迫枷傷被制縛枷傷等語懸錄者揆以獄體有關後弊當該兩檢官並拿處因此而有另飭京外者年前因宋朝檢獄因故事使之漉滌其枷杻量給其衣藥又嚴飭獄卒輩之凌虐罪囚者揭示令甲不啻丁寧乙是去飭令未幾使已解弛獄卒獄囚符同行惡有此稜越之舉國有法紀豈敢乃爾籍曰營卒異於邑卒營屬行惡本官其可袖手傍觀而不思所以

防戢之道乎事在再昨年十月則道伯勿論當該地方官不可以检案事拿處而止為先罷黜當日監守刑吏監考等令道臣嚴刑定配不即發告人等段置亦令刑推懲勵

臣謹按检官每遇稀有之事其實因二字無限覈推畢竟顛錯若熟讀此判庶有開悟假有人縛人枷械又從而拔刃刺之當下致命則检官於此當曰被刺致死必不曰被縛枷械刃傷致死若是者何也被刺恒有之事也以其恒有也故書被刺而不疑也假有人縛人懸之於屋樑又從而擧棒打腦當下致命則检官於此當曰被打致死必不曰被縛懸樑棒傷致死若是者何也

被打恒有之事也以其恒有也故書被打而不疑也假
有人反接縛手又以縛之於柳樹又從而踢其腎囊檢
官於此當曰被踢致死必不曰被縛掛樹脚傷致死以
至於被擠被推被勒被溺莫不皆然獨於此獄捨其骨
子撫其皮膜豈不差哉毆迫被枷傷肘縛被枷傷都係
衍文謄語非實際也非實際則非實因也書被刺者不
言刀書被打者不言棒書被踢者不言脚書被擠者不
言手誠以刀棒脚手猶屬外物屍身之所以死由於刺
不由於刀由於打不由於棒由於踢不由於脚由於擠
不由於手故書實因者言其所傷而不言其傷於何器

此检案之大法也誠若無刺雖有刀不死誠若無打雖有棒不死無踢無擠雖有脚手不死執其所因者執此手執彼手刀棒脚手猶為皮膜況於皮膜之外又言其綁縛又於外皮之外訴言其驅迫豈不贅哉實因也者絶命之實所以然非所以絶命也者皆贅語也今此朴海得之屍當曰被觸致死不可再添一字何也海得枷觸而死者也然刀刺而死者不言刀則枷觸而死者不必言枷棒打而死者不言棒則枷觸而死者不必言枷其比例酷同無可疑也 御判中歷擧觳死跌死瘡死蓋說為此喩以誨法官非為此三條為海得之實因也

告往知来舉一反三非羣下之所勉乎或曰被觸致死則無正犯此又不通之論也觸也者觸於枷也觸於枷者跌仆之故也跌仆也者以枷縛身之故也以枷縛身者李從奉也李從奉者崔惡才之所指使也推究到底崔惡才爲正犯李從奉爲次犯法例乃明　御判中所云所以餓所以跌所以瘡之由〻不被縛枷傷者即此意也凡學此者盡宜熟讀　御判　又按獄中之事尊者不知凡獄中久囚其行惡施毒甚於獄卒其久囚多者其中有領坐公貟掌務之稱每遇新囚雜用五惡之刑由是觀之李從奉不可但以趙承論也惡才立於門

外闒而令之從奉憑藉外威從而虐之其本心之売悪
未必雈㡲而李淺也若使從奉少有寬假不快於悪才
之心則悪才必破門直入當面威喝豈但闒門而與之
語而已哉書啓御判皆歸重於從奉益以是也

首從之别二十一
奴主同犯先敺後箠根由使氣實因被踢

仁川民成三特奴主殺金福男檢案關

判付曰仁川府殺獄罪人成三特獄事段因此入厨之事
殺渠近里之人手勢之慘毒屍帳之傷損殆無餘地酒店
張爐要為延客之資福男吸烟有何抵死之罪公然拳踢
交加遽甫臍脇俱傷以至第四日致命渠雖欲百端粧說

烏可免償命之律是旀上典朴義揆顧籍豪奴毆打殘民
結縛之不足至於箠撻是如可逮夫獄成之日乃敢空家而
逃雖異造意難免原謀而既受六次嚴刑又被千里遠配
姑且無論三特之指告義揆顯有推諉底意思實是風化
所關即此一事可謂罪上添罪三特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臣議曰先毆者奴而其勢猛後搖者主而其傷輕則朴
義揆不必原謀或其事勢不然也

自他之分一死以刺刀詐云自刺根由報怨實因刀刺

金川民鄭先伊殺金奉秋 查官報狀曰人奴之叛主者最難陳告之人故推奴之客陳告之人被殺者滔滔而其徒相與秘諱其事最難鉤覈乙于仍令此鄭先伊多年隱匿之子女一朝被告則其讎視奉秋必欲甘心觀於崔檢忠覆檢招而可知也聞奉秋之來潾而急先招来者可見負橋相逢謂奉秋之如廁而請其同族者已是春雖自鳴奉秋先出先伊踵出移時還入是如崔檢忠梁二奉之招如出一口則衆目所視機事已露而胡詞亂招手脚慌忙由是觀之先伊之刺殺奉秋條理分

明特以剚刃之時適無目擊之人行兇節次終不吐實
判付曰此獄肯綮專在自刺與被刺而既無眞贓之可捉
又無明證之可據只以崔檢忠踵出之招金召史請託之
說作爲斷案而踵出之招既已自脫請囑之說亦歸烏有
是遣奉秋容地孤蹤也如欲洗意除去則時地容手何所
可豈必行兇於渠家露跡於通衢故爲此易綻難掩之舉
乎雖以檢狀中傷處觀之非但與無寃錄起手重收手輕
之文相合且衣無輕刃之跡手無受傷之痕自刺被刺不
難辨別是遣無端飮毒既出渠兄之口自憤使刃可驗乎
日之性是置屢閱文案細究情狀可明之端不一而足傳

生之論儘有意見是手如先伊身乙忝酌洩放檢官推考

臣謹按被刺自刺之別專觀起手收手之跡此法例也手足之捍頭目本是天理故被刺者必有捍禦之跡此眼念之精義也

自他之分二死以刺刃詐云自刺根由使氣實因被刺

龍岡宋壽殷殺宋北者覆檢跋詞曰肚腹既係要害內腸又至露出此無冤錄所謂一刃直致命者也噫彼亮身敢以自刺極口發明以為求生之計是手乃自刺被刺莫逃於檢狀是手如令其傷痕兩頭尖小無起手收手之別諸招歸一皆曰被刺則其所自明都歸誣罔此分不喩

撰以人情見辱者逞毒手辱人者自戕乎蔑憤於庶叔之說行亮於當面之地者明若觀火是遣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壯者年過二十因一微事遽然自戕必無是理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是祢乎宋壽殷段聽言觀貌已非順人其母責之曰天高聽卑汝無所惜汝妻可憐斯豈非刺殺之實驗乎殺狗貿蔘已在未絕之前血染亮刀又出渠家之中渠雖蔑明其可得乎宋壽殷段以正犯懸錄○評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遽然自戕必無是理遠四句非理之言也自刺自縊者項背相望但論事變何說常情乃自他之別用此四句者法家之大忌也

判付曰頃因擊錚行查文案極其該備似無起疑之端是如

手益壽殺之於此者以其親則袒免也以其情則切鄰也事由微細變起倉猝盜竊之事固所自愧嘲戲之言亦復何尤而白晝大道之中抽刃而殺之無異骨愁血讎分此除良吾婦可憐之說既有參證其子爲徃之語亦未隱諱以至傅瘡之物調病之藥渠皆出力擔當則渠罪渠自知之道啓中請緣縫腹殺狗傅瘡足見情跡昭著者儘是實際語也此而不施當律其可曰國有法乎壽殷身乙各別嚴刑期於輸款

自他之分三死以自縊怯在誣告根由爭山實因自縊

谷山民張斗必因安太乙致死被告　覆檢跋詞曰安
太乙所爭山地乃是外甥之塚張斗必自破其墓明有
掘移之期本無痛迫今又快意無絡自裁實出情外是如
乎蓋此斗必之自破將誣太乙之私掘徑出橫羅之怯
有此縊死之擧眞所謂狼死人也自縊跪死明有法文
是遣右耳上距、皮脫實非致命之傷而領頦之痕起
自左耳後斜入右耳後其色紫黑微硬是乎旀兩手握流
矣等證皆合不自縊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
為旀張斗必段自破其墓誣人私掘使至不欲憤自裁由
我之律烏得免乎

巡營題詞曰屍親三人之招皆云以年老躁急之性怯手必告官之行恐外孫之橫罹欲嫁禍而自裁是如為置彼手必不勘撞頭之獘惡未免自掘而露棺餘憤所激誣以私掘搆捏呈官必欲嫁禍者究厥心術萬之巧慘是乎矣年過七十法不當刑照律定配亦無其道並與干連諸人即為放送

案大明律曰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今此張手必誣人反坐罪在徒流法當收贖無端自放並不收贖非矣

自他之分四死以自縊忽在被蹴根由使氣實因自縊

海州民李從奉以白德采致死被告　查官報狀曰三

檢文案參互考閱傷痕雖多俱非要害致命之傷是遣
領頦縊索之痕交至左右鬢際今至一旬之久諸痕皆
腐獨此縊處皮膜貼骨猶見青黑之色實因段不得不
以自縊懸錄為称乎拎之以詞證可疑者非一是乎如人固
有命盡魂已無端自縊而死者是矣乎今與白德來段鬬
上人散之後四顧寂寞荒野自掛於松枝者抑何心乎
無人之地手執袴腰者何處覓得繩索乎若謂之藁索
則藁索不存若謂之腰帶則袴子不落甚可疑一也且
以同行人崔辰光任丁丹及德來妻之招觀之方鬬之
際腰帶忽落則理當拾而予之何乃拾而歸之乎既拾

而歸則並其衣冠歸之其妻可也何待送見索之而後
歸之乎其可疑二也德來既脫衣冠襪子既抻牛背則
因以馱來可也辰光抑獨何意納諸水中而來乎既袖
而來則即與還穀同傳可也抑又何意別傳於德來之
旨祖母乎其可疑三也鮮閩之時日猶未明暨黑路中
其散髮赤身有袴無帶之德來而獨携衣冠戰勝之從
奉以歸者亦何意也其可疑四也凡此四條疑案嚴刑
究問事理當然是去乙辰光丁斗等一次例刑遽然放釋
似為率爾是乎乃從奉段一言之激捽而抵之據而蹴之
心既快矣怒亦解矣何至於既打復縊必殺乃已乎此

必無之理也檢之至三實因不出自縊其罪雖重在法
不至償命○評曰既曰查官不當行檢若不行檢何見
縊痕何執實因若既行檢是名四檢非查官也且凡三
檢者必初檢覆檢實因不同傷處不同然後乃有三檢
傷處之有縊痕實因之為自縊初覆既同則又何為三
檢乎斯皆不可知也然查官議讞精核中理此必崔任
等三四人奪彼腰帶合同勒殺假作松枝之掛監司之
疑自初如此故初覆雖同自縊畢竟三檢而四查也但
其縊痕無結締之交故查官之定實因別用不得不三
字案從奉又求獄中毋犯殺人之罪見上首從條

自他之分五既毆而斃假縊以掩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全州民梁時実殺韓雪云初檢跋詞曰今此韓雪云屍身仰面段頭顱右邊傷痕硬黯右頰傷處分寸較大作孔頗深以手按之既陷且硬血水尚流合面段項頸右邊亦有傷損之跡是乎所怒棒所觸其痕狼籍下手之慘毒殞絶之急速無復可言故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在果正犯梁時実自知罪犯綻明無路既以打殺自服是乎乃結項之說屢發於其招故項頸髮際等處再三按審初無縊痕是遣所係架木以周尺量之高不過六尺二寸初無吊掛之痕則結項之說自歸落空是遣屍

親之招曰喪布棺材之討出者欲執真贓也棺裡鈌丁之不謬者以待檢驗也事雖顛倒語有倫脊是旀手老郎者時衆之異父兄也其兄殺人問於其弟有違法例故不為蠻關○評曰此跋不言正犯以梁時衆懸錄却非違式何也所謂懸錄者謂錄之於屍帳也於此再言者追言其懸錄之所以然也若獄情明白正犯昭着別無情理之可言者直論正犯之罪不言懸錄非違式也監司若遇此等跋文宜勿執咎

巡營題詞曰行亮之松木見在證招之鐵案已成渠亦於他無辭發明是乙去乃敢假作自縊憑藉蜀生

判付曰梁時突獄事段必非自縊明是假縊分叱除良移置屍身於房中也時突與老郎合力則干犯老郎處所當以此一番盤問而檢狀推案初無槩見者大是疎漏處秋堂之執此為言誠有所見分付該道使之推覈狀聞實合慎獄之義且無冤錄有先後縊項其色白之文當初檢驗時何不以此憑準是隱喻亦令查實狀聞

海南民鄭卜男殺某甲 檢案闕

自他之分六既毆而懸假縊以埋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判付曰鄭卜男獄事段狹斜相逢始既毆踢庭宇追鬨旋又縛打受傷俱係要害致命遂在頃刻於是糙屍帳帀周

之痕掩自已殺越之跡究厥情狀已極巧惡是去乙暗借船

隻先尋逃躲之跡陰嗾雇奴將謀投屍之舉是如可及其潮

退之後陰瘞沙泥之中渠之設計自謂巧密而天理孔昭

何以掩矣呪貴三至親也至曰藁縛而下手淂伊雇奴也

自陳皮辮之縊項李呂史母也猶云自縊無痕事在暮夜

我子縱撰是如為有置以毋證子法雖不可兩人之招不掩其

奸詞證無可疑也脅膛脊背血瘡堅硬圓團廣濶傷痕狼

藉項上白色又與無寃錄死後假縊之形毫無差爽實因

無可疑也三尺至嚴一律難貸此而不施其可曰國有法

乎卜男身乙依前訊推期於輸情

臣謹按此判之下有奸所等別論本事似由於奸淫也

死後假縊其痕必白 聖諭明引法文罪人其無辭矣

自他之分七斜差毆勒詐云自縊根由使氣實因被勒

通津民張志興殺崔貴萬 檢案關

判付曰崔貴萬張志興構怨亦已久矣彼志興者跡雖單弱名則班族閭里黑夜踰墻之說遣白晝登山之辱遂乃百般謀害每思一番逞憾第以殘劣之勢實無抵敵之望則邀致貧寒宗班威喝鄉民粧出串昌諸人假稱官差藉勢而威脅出門設謀而誘引至路渠乃極力挽執恣意毆打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此文案疑端不一初檢以自縊

懸録覆检四檢以被踢懸録三检以勒縊懸録是遣屍親

之拾或曰結縛亂打或云氣塞軀迫或云熟麻結項中道

殞命則熟麻爲行兇之器結項爲致命之本而初不分明

納供未又漫漶説去者有甚委折是檢訊推殆近數紙狀

辭不啻累牘其在慎獄之義不可遽然决折志興身乙更

令該道各别嚴訊詳查啓聞

臣謹按原儒受辱頹張肆惡一泄其憤容有可恕數紙

在囚亦云大懲故聖意不欲遽斷觀於　詞旨有可

以仰見者矣

自他之分八當寒細縛疑於氣窒根由爭要實因被縛

洪州民李聖賓殺鄭用才 本道啓曰盖此用才之致
命在於被縛之翌日而所謂傷痕只是縛痕顯著而已
至覆檢屍帳始云後肋一處微有硬意三檢屍帳亦云
後肋一處乍有硬意即意一字可知其不甚明白曰微
曰乍可想其若存若無所以三次實因不及於被打一
辭論斷歸重於被縛也初檢之云被縛致死固有踈忽
之失而覆檢之加以氣窒三檢之斷以氣盡亦未知真
切合理設使被縛之初或窒或盡及其解縛之後撫之
摩之能作言語且經一宿則其窒者已通盡者復延何
至於終殞其生哉或謂之嚴冬冱寒縛置庭中凍餒切

身仍以致命是白良置觀於屍帳既無項縮脚拳寒栗黄緊
之證又無臍肚貼腔硬直黑瘦之驗與無冤錄凍餓死
條無一彷彿是白乎所大抵用才之於劉女也一念如結一百
計圖得藉使未成之奸視作已娶之妻是白如可事未及諧
勢有不敵遽作他家之婦遂爲無聊之人喪心落膽忘
寢廢食或掛榜揚言於新嫁之家或登山大呼於所居
之村忿恚欲死如癡如狂是白在如中猝然覘捉於逃避之
際仍爲被縛於稠衆之中忿熾如炎氣結如輪冲激抑
塞以至於死是白如乎屍親朴召史之招曰用才臨死每云
肝腸如焚若其痛苦專由被縛則吁之曰四體麻木可

也呼之曰一身疼痛亦可也何必曰肝腸如焚乎區區
愚見則古人患死之文容或近之檢案縛死之說未之
信焉至於營題偏執後肋之微硬乃云如非手打必是
膝搪者亦由於模索不得(是白如乎)微有也乍有也未必真
硬如非扎必是也都是疑似以疑似之見斷未必之獄
是豈審慎之道乎所謂松木藁石始發於朴女之口而
及聖賓對質之時頗似窘遁(是白乎所)松木之打渠若參見
死者之母同縛一庭豈獨不見乎藁石之塊彼果使用
撞著之痕必當顯著胡乃熹微乎此與聖賓砒礵之說
何以異矣如此胡亂不必深究但當以傷處之有無實

因之當否叅以事理衡其死生乙仍于敢此論列恭俟處

分是白齊○詳曰此啓十分明核然肝腸如焚未必為聖

賓昭脫之案被縛經夜氣窒血鬱內攻心肺亦當曰肝

腸如焚胡獨非被縛之所祟乎以擬從輕可也因此全

釋恐不可也

